

XIEWU

邪舞

树 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XIEWU

I247.57/298

邪舞

树 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12883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舞 / 树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99-1741-5

I. 邪...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256 号

书 名 邪 舞

作 者 树 明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石 头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41-5/I·1642

定 价 1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云，墨浓墨浓，如绝对肮脏的棉絮，伸手就可撕下一大块。一道闪电，似复活的仙人树枯躯，舞爪张牙，从西南的獬利塔山脚横贯吐桑谷地，扑向东北方向的柠檬峰顶。谷地里，吐桑市傻傻地卧着。

巨大的磁场，把人世间的千姿百态瞬间凝固了。“沙漠之蛛”舞厅里，关晓芊呈扭曲的甲骨文“大”字，左臂上扬，右臂平伸，腰向右拧，臀朝左凸；光裸而白洁的双腿张着，一条半抬欲行，一条强直式立地，擎起半边圆臀；背部肌肉迸射出条块纵横的痉挛。

静态中，张凯山的白圆领短袖T衫闪着耀目的银亮，宽肥的黑短裤隐去了身体中段，手握着舞厅门拉手，线条粗糙，棱角模糊，若一丛悬崖断壁处的风化裸岩，目瞪口呆，愣愣呆呆，盯着晓芊。

炸雷，震碎了凝固与静态。关晓芊披一身香艳，裹一体飘逸，腰猛烈地扭，扭！胯拼命地甩，甩！大腿内侧极度地张，张！臀大幅度地拧，极开放地拧，抖，颤，收缩，收缩，像巨蜥扑

向猎物，像大蟒缠绕活食，风情地，接过了舞伴张扬的手臂、同样急速扭动和同样剧烈颤抖的身体。

霎那间，阿尔尼诺疾风般的口哨掠过大戈壁，卷起漫天黄尘褐沙。疯狂了。舞厅里疯狂了。“芊——”喊叫尖厉而沸腾。

舞曲加速。晓芊的身体中段急速地与男人迎合离凑，倒V型前后开衩的超短裙恰似鸟儿正振的翅。张凯山心虚地把眼睛扫向人群，扫向一个又一个男人。他们面孔扭曲，目光死死盯住了她甜蜜而浓香的臀，甜蜜而浓香的大腿，特甜蜜而特浓香的大腿内侧；死死盯住了她那超瘦的黑色内短裤。黑黑的超瘦内短裤张合撕扯着。

他转过身，眼前跳跃着晓芊灵魂与肉体的双双陶醉，双双极度快感。他迈出大步。十英尺外的雨廊铁柱子，拴着他的自行车。他解开链锁，跨上车座子，背倚着廊柱。黑，裹挟着天地，时而条条干枝般的闪电，时而阵阵哮喘样的雷吼。昨夜，十点半了，飞龙餐馆才打烊。单身的大厨阿黄拽几个哥们非去隔壁的酒吧喝杯啤酒不可。回家，快十二点了。女儿已睡。主卧室门关着。想晓芊也入梦乡了，他洗了洗，换了干净内裤，赤着上身，从壁橱里拿出一条睡袋，斜角铺在方厅沙发和电视柜之间的地毯上，拽下沙发垫子枕在后脑勺下。啤酒发挥着余劲儿，又刚洗了身，怎么也睡不着。他拧亮灯，背倚沙发，打开电视，将音量调到最小，换到55频道。E！（娱乐的缩写）节目两个主持人，一男一女，一白一黑，不知从哪儿找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电影演员，一边搞笑，讽刺，挖苦，肉麻地夸张赞扬她们，一边逼她俩脱衣服。女演员欲脱还拒，忸怩作

态,充痴装傻,直往男女主持人的语言圈套里头跳,让人感觉又愚蠢又精明。他很喜欢这个节目,特别是语言的机巧与幽默,绝非日常能学到的。广告了,他起身进厨房,倒了一杯凉橙汁,回到沙发,一低眼,晓芊的拎包倚着沙发脚,棕红棕红的,敞着口。他心一动,从里面抽出 32 开的大记事本。晓芊记性不大好,下几天、下一周要做的事都写在记事本上,每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什么时辰做啥,豆腐账一般。他翻着翻着,突然发现星期五晚八点舞厅比赛。

去年五月,晓芊在新泽西州格罗斯大学博士毕业。九月,来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不久,她就喜欢上了跳舞,八个多月了。他在中餐馆当二厨,越到晚上越忙,从没有时间陪她跳跳。周二他休班,可那天晚上晓芊总去实验室加班。她不大幸运,摊上了一个心理变态的小老板,简直是累死人不偿命。晓芊学舞之初,和他说过几次“沙漠之蛛”舞厅的事,后来就只字不提了。起初,他偶尔也问问跳舞之事,但见她越来越懒得说,只好免谈。晓芊对自己的事,总是讳莫如深,壁垒森严,城池高深的。他已经习惯了。再说了,他有点大大咧咧,对他人,特别是女人的私事,没有探究的兴趣。

今儿下晌,大伙一边吃午饭一边谈起了各自的女人。当他说到晓芊今晚跳舞比赛时,老板周约翰用滴汤的筷子一点他:你得去看看。女侍周桂兰原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接茬说:女人上舞厅,百分之九十因孤独、寂寞所致,你可不能大意了。于是,他决定,今晚来“沙漠之蛛”给晓芊呐呐喊拍拍巴掌助助威。晚七点半,餐馆最忙的时刻一过,他向老板请假。

周老板眼睛一瞪，周五晚上最忙，哪缺得了你？他说：你不是让我去看看吗？老板斩钉截铁：不行。他脱下工作服往地上一摔，道声我明天来算账，骑了自行车直奔而来。

他是在公共电话簿上查到舞厅地址的。

张凯山骑着自行车，离开了“沙漠之蛛”舞厅，离开了康地谷商业小区，穿街越巷，往家赶。闪电一道比一道亮，雷一声比一声沉，一声比一声闷。灼人的热风，卷起细尘，掠起仙人掌的绒针，旋转着，拍打着他的脸、裸臂和小腿。汗顺着头盔缘，蛇仔般爬出，巴着脸，从下颏跌落。腋窝股间特湿特热。七月中旬，吐桑已进入雨季，只见老天爷慷慨地布施浓云和雷电，却把雨水吝啬地留在口袋里。

昏黄的路灯下，他仿佛又看见了晓芊的舞姿，感觉到了她肌肉抖动的快感……那么熟悉的快感。无名的失落，被灼热的黑风裹挟着，整个包围了他。眼前一丛巨大的仙人掌，叶茎狰狞，针刺猖狂，他心不由一悚，撞上去，非扎个千洞百孔不可。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对自己说“算了”，跳下自行车。

家里，空调呜呜地吹着，吞食着房外侵入的热气。女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卡通片，正大笑不止。他咳了一声。

女儿回过头，“爸，今天下班早。我妈做实验去了。”

张凯山看了女儿一会儿，“晚饭吃了？”

“吃了，妈买的汉堡。”

“你妈吃的什么？”

“妈没吃，说班上有公餐。公款吃喝。美国也腐败。”

他冲完淋浴，穿戴整齐，坐在女儿身边。佳佳八岁。佳佳两岁时，晓芊和他相继来了美国，被扔给了爷爷奶奶。三个月

前，晓芊利用去中科院开学术讨论会的机会，接女儿来美国团聚。白天，两个大人上班，佳佳就自己在家。张凯山对晓芊说过两次，不满十二岁的小孩子一个人在家里是违法的，送夏令营吧。晓芊说，早晨送，晚上接，我实验那么忙，哪有时间？一天二十美元，不管吃喝，贵。

“你妈给你买汉堡，送回来就走了？”

“呆了一会儿。”

张凯山想起晓芊在舞厅的浓妆艳抹。早晨上班，她总是淡妆的。“没干什么，就看你吃饭？”

“我妈化妆。爸，我妈一化妆可好看了。要在大街上，我肯定认不出来。”

“啊。”他的思维一时断线，隔了一会儿，盯着卡通片《辛普森》，“能看懂吗？”

“懂啊。”佳佳扬起小脸，长发颤了颤。

“我是说英语。”

“嗯——，有地方听不大懂，但意思都懂。爸，为什么小孩学英语比大人快？就因为小孩是先懂意思再懂语言，达到思维与语言的一致性。而大人正相反，是先懂语言再懂意思，没有达到思维与语言的一致性。所以就慢。”

“不见得，爸学英语就快。”

“爸是天才。体育和语言是两种相通的不同运动，互相促进。你是排球运动员，体育老师，健美操教练，当然学英语就快。妈就不行了，说英语，没一句和美国人一样的。”

张凯山没吱声。晓芊博士，吃亏就吃亏在语言上。刚开始工作那阵，动不动就抹眼泪向他诉苦。

九点整,他让女儿上床睡觉。女儿不依,非要他讲故事。他只好答应,拽了一把椅子进女儿房,背靠着坐。女儿洗脸,刷牙,穿着小背心爬上床。张凯山猛地发现,小姑娘的脖子、膝盖、小腿贴了一层厚厚的黑皴,脚后跟更甚。孩子小,只知道在浴缸里玩,不会洗澡。女孩儿,八岁了,他当父亲的又不能为她洗澡。不满,对晓芊做母亲不称职的不满,渐升渐腾。

“讲个美国故事吧。爸有一个朋友,他女儿刚来美国的时候,非常 shy,你知道什么叫 shy 吗?”

女儿思维带着点模糊,“胆子小,害羞。”

“第一天上学,女老师一进教室,她非常紧张。耳朵全神贯注,生怕听不见班长喊一声‘立’,别人站起来向老师敬礼,她没站起来。可是,教室里仍乱哄哄的,没有人喊‘立’,她也不知道谁是班长。这时,女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还是没人喊‘立’。她就想,会不会别人已经立了?因为她个子小,坐第一排,看不到后面的人,也不敢对旁边后边的同学东张西望。于是,她站了起来。女老师问她一句话:‘小女儿儿,你有事吗?’小女儿儿不知道老师说的什么,以为老师问她好,她就向女老师深深行了一个礼,说了声:‘Good morning!’”

他没有听到女儿的笑声。女儿特喜欢这类小故事,总是笑得前仰后合。他又是编故事的高手,就以这种方式向初来美国的女儿传授域外接人待物之道。女儿睡着了,黑暗中,他瞪着一双黑色的眼珠,看着女儿稚嫩的小脸。一缕惆怅,夹着几丝莫名其妙的被愚弄感觉,漫出心头,涌入鼻腔。

一阵门响,弄醒了他。不知何时,他躺在地毯上睡着了。虽是酷夏,地毯还是有点凉,硬,腰木木的。看一下腕上的荧

光电子表,十点五十六分。往常,再过四五分钟,最多十分钟,他就骑着自行车下班到家了。

一串脚步,穿过短短的小走廊,从女儿卧室旁掠过,进了主卧室,卫生间几声水响之后,主卧室门“呱嗒”关上了。整幢房子里一片死寂。

张凯山坐起来,枯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干站了一会儿,出了女儿房间,悄悄掩上门。客厅的灯仍亮着,门旁的毡垫子上,一双晓芊的旅游鞋。毡垫子旁放着一个双层鞋架,摆满了大人小孩的鞋,就是没有舞鞋。鞋架与壁橱之间有三英尺的空隙,摆着一盆花。壁橱里,都是平时随便穿的衣服,壁钩上挂了两把伞。他向方厅、沙发扫了一眼,没有一件晓芊的衣物。

这时,他就觉屋里闷热异常,身子渗出一层汗来。七月的吐桑,半夜了,外面的气温仍华氏 90 多度(30℃多)。到空调控制器处一看,方才让晓芊关了。这么热,不把佳佳热出痱子!他一调开关,空调机猛一吼,吐出团团冷气。然后,他走向主卧室,推门进屋,扭亮灯。

晓芊睁开疲惫的双眼,看了他一下,“下班了。关上空调好吗?吹着难受。”又闭上了眼,转过身去。

她的脸没有化妆。张凯山用眼睛四处扫了一遍,衣镜台上,堆着晓芊的一件白色短袖 T 恤,一条旧牛仔短裤,T 恤和短裤之间,搭着一副乳罩。地上,一双白袜子。上午,她上班就这身装束。舞服呢?那个超短的、性感的、可以把女性器官包装到极致的舞服呢?舞鞋,淡金色的舞鞋呢?他推开挂衣间,一件衣服一件衣服拨拉着,里面挂了他和晓芊的十数件衣

服,没有舞服,没有一件适合在舞场上穿的。他拉开穿衣镜最下边的抽屉,取出备用车钥匙,出了主卧室,关了空调,出屋,车里、车后箱查看了一回,没有舞服、舞鞋的丝毫踪影。

他回到主卧室,站在床边看着晓芊。她静静地卧在那里,长长的黑发如墨色的沙丘一样延伸到淡粉色的枕头上,覆盖了半边脸和雪白的颈子。颇长的上身罩在淡粉的背心里,露出一圈洁白的腰肉,淡灰的内裤,薄云般萦绕着,光亮的大腿,右腿直伸,半蜷的左腿。他耳畔仿佛响起激越的舞曲,她全裸的美臀不安分地扭,渴望地颤动与收缩,全裸的大腿激烈而艰辛地摩擦着。他的体内生出震颤,跪上床,跪在床中央,手伸进晓芊的背心,潮潮的,粘粘的,泥泞的。关了床头灯,他褪下晓芊的内裤,放平她,跨上,伏下。

晓芊挪了挪身子,变换了一下姿势,气息轻微而平静,闭着眼睛。偶尔,她的脸痉挛一下,眉头拧拧,半睡中挤出两个字:“轻点。”

2

张凯山猛地睁开眼。晓芊一对模糊的眸子扑了进来，入神地盯着他。她的脸躲在黎明前的暗影里。他舒坦地一声低吟。

“你昨晚不正常。”

“咋啦？”他正过头，瞅着灰蒙蒙的屋顶。

“你知道。”

“知道什么？”

“你有事儿。”

“什么事儿？”

晓芊停了一会儿，“我希望你和我开诚布公。你知道，我最容忍不了的就是欺骗。你有事儿，就告诉我。”

“我没事儿。”

“那我问你，从去年九月到吐桑，快一年了，对，十个月，你什么时候主动过？”

张凯山一时无言以对，“你也没主动过。以前总是你主动，我习惯了。”

“你知道我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吗？家里家外哪样不操心哪样就不行。工作，国际最尖端的科研课题，又有一个苛刻的小老板。家里，你没个正经工作，打一辈子工？佳佳来了，又是一笔大花销。你挣那么一点钱。你让我主动，主动得起来吗？”

“我也有压力。”

“但是，你是男人。我知道，你对我感兴趣。结婚九年了，天天这个脸这副身子，够了，烦了，没兴趣。”

“没有。”

晓芊鼻子一哼，“女人的第六感觉是骗不了的。你嫌我，提不起兴趣。一看就烦。”

“那是你的认为，反正我没有。”

“好，以前的事不提了。现在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昨晚，你和以前不同。”

张凯山忆起昨晚的高度发挥、高度投入和高度快感，确是与以往不同，爱意顺着腹直肌直冲胸口。他伸出胳膊，去搂晓芊。

晓芊拒绝了。“你有女人了。别的女人。”

“没有。”

“人说，冷淡老婆的丈夫突然对老婆热乎了，丈夫就一定有了外遇。”

张凯山笑了，“你以为男人是性机器呢？有了外遇还能有精力和老婆来？一个女人，可以应对众多的男人，你是学医的，一个男人能不能同时应付众多的女人？话又说回来了，我

一个饭店打工的，挣的钱全是你掌管。没地位，没钱，又不是博士硕士，谁能跟我？”

晓芊默默瞅了一会儿张凯山，他英俊，健硕的身材，肩宽胸阔，四肢发达，国字型脸，一对漂亮的大眼睛，鼻直口方。若不是他的相“酷”，她，医科大学的，能嫁个中医学院的体育棒子？但是，他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他没有地位，没有好职业，没有钱。出国的中国女人，可以为男人的金钱献身，可以为男人的学历、地位献身，可以为白种男人的肤色献身，却绝对不可能为中国男人的美色献身。她转过身，脸朝床外，闭上眼睛。

张凯山侧过脸。屋里热的缘故，她彻底光着身子，灰蒙蒙中，更显得他伸过手去，轻轻抚摸她清爽光洁的后背。手一点一点往下，在臀部上缘停住了。她的身体很美，而她的臀又是她的美体中最美不胜收之处，如突兀起伏的沙丘，如酷热的风千年百世摩挲的巨型卵石。他斜起身，凑过脸去，唇轻轻地吻，对称，和谐，圆润，弹性，细腻，光滑，飘逸着淡淡的香，侵入他的鼻，他的体。晓芊身子舒服地扭了一下，臀上的肉微微地颤，就像随曲而舞。

突然，张凯山的天灵盖儿底下迸出疾速的旋律，迷——恰、恰！恰，恰，恰——恰——！迪克，迪克，达克，恰——。眼前一片红光，是晓芊那飞扬的超短舞裙，是超短舞裙外交叉交错交替的光亮大腿，是裹在超短舞裙宽肥紧瘦处的臀在颤，在拧，在抖。他亢奋了，手伸进晓芊的腹下，托起她的腰。

晓芊轻轻哼了一下。

“我爱你。”他的浓情蜜意伴着亢奋与喘息。

他再次醒来，朝左边一看，半张床空着，探身一瞧床头柜上的电子表，快九点五十了。他的心一忽悠，赤着身子蹦下地，拽了线毯围腰上，几个大步，迈出主卧室，拐出小走廊，进了方厅。佳佳漂亮的眼睛直逼电视卡通片，嘴角漾着笑。

“你妈呢？”张凯山粗音大嗓。

“上班了。”

“哦，你、你妈穿什么衣服？走的时候。”

“老一套。旧T恤，旧牛仔裤，旧旅游鞋。”

“噢，这个，你妈……”他两手模拟地揉了揉脸。“佳佳！”

佳佳转过脸，看着父亲，摇了摇头。“我妈不化妆真难看。特万幸的是，我的基因继承了老张家的相貌。老关家的基因被隐藏了。将来，我的女儿可就惨了。”

张凯山对视着女儿，这个思想成熟远远超过年龄的小女孩儿。她怎么懂那么多？“儿不嫌母丑。”

“我没嫌我妈丑。我只是以客观的态度，客观地评价一个女人的客观长相。其实，我妈的体型 perfect（近乎完美），一点儿不像生过孩子。爸，你嫌我妈丑吗？”

“不。”张凯山回答得毫无感觉。“我觉得，你妈挺漂亮的。”

“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你妈几点走的？”

“大概九点吧。爸，你为什么问这些事？”

“今天是星期六，应该是家庭团聚的日子。”

“我妈说系里开了一个名人讲座，必须去。不去会被炒鱿鱼。”

张凯山在餐桌旁坐下，看着狼籍的盘碟，半只残剩的鸡蛋，咬了一口的面包片，来不及喝的满杯牛奶，切成片的柚子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全是晓芊急不安食的证据。女儿早上只吃牛奶麦片。一个讲座，她忙的什么，慌的什么？她什么时候因为工作忙过慌过？他就觉喉咙口滚进了一颗仙人果，扎得慌，吐不出，吞不进。“讲座，讲座！”他脑子里千次万遍地重复这两个字，“沙漠之蛛”舞厅飞速从眼前闪过。星期六，大周末，哪个教授会办讲座？哪个教授肯放着周末不和家人在一起去听他妈的讲座！他恨不得胳膊一抡，让杯盘碟子个个摔得粉身碎骨。

回主卧室，他抄起电话，拨通了杨子常。杨子常在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癌症研究中心腹科系任二级副研究员，与晓芊同一个部门。子常夫人接的电话，向他狠狠抱怨了一通丈夫：挣钱不多，倒比谁都忙，起早贪黑，大周末也不能和家人在一起。张凯山放下电话，胸里宽慰不少。子常夫人学哲学的，来美国后毅然改学 MIS(信息管理系统工程)，学士，现在本市的一家微软子公司当技术员，职级不高，但年薪五万七千美元，掐半拉儿眼珠也看不上一年到头忙死忙活也挣不上四万美元的博士丈夫。家家都有难唱曲，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长长叹息了一番。

张凯山把餐桌上的残饭剩菜统统填进了肚子。肚里有食，心火难燃。他渐渐沉静下来。收拾完碗筷，嘱咐佳佳不要看电视太多，伤了眼睛，进了主卧室。靠墙，立着一个齐胸高的旧书架，上两格摆了晓芊的书和一些报纸杂志；书架旁，有一个薄铁卷柜，里面装了一些文件表格等。他细细查找了一

回,没有发现丝毫有参考价值的东西。略一寻思,他折回方厅,打开餐桌旁的电脑,进了亚利桑那大学网站,输入晓芊的网址,打开晓芊的电子信箱。从最后一封电子信读起,一封一封往前读。第五封电子信是吐桑市“革命式拉丁舞协会”发布的消息:堪萨斯市著名的拉丁舞教师×××·××××今日来吐桑市“沙漠之蛛”舞厅“讲座”,十点开始,十二点结束,收费四十美元。午餐后跳舞,和×××·××××舞一曲,缴费十美元。下午三点结束。

他的心沉沉的。因为六封本周的医学院、癌研中心、腹科系的电子信,没有一封提到周六“讲座”之事。枯坐了一会儿,看看十点半了,他牙一咬,戴上头盔,拎起自行车挎包,叮嘱了一句佳佳,出了屋。屋外,窗前,一溜齐颈柳桃树墙,圈了一个小院子,自行车倚着树墙,隐在阴影里。一条水泥小径,直穿柳桃树墙,与人行道相接,人行道外,是停车场。

昨夜,乌云虚张声势,未了还是一滴雨未降。大清早,太阳驱散吐桑谷地上空的乌云,把酷烈的火焰肆意抛洒。这不,街口矗立的电子气温显示屏直逼 101 华氏度(约 38.3℃)。一切生物,除了蜥蜴,包括仙人掌,都被晒得静悄悄的。张凯山骑了不到一百米,汗就像流沙一样从盔缘下撒出来,而前胸后背的汗,渗出毛孔就被蒸发干了。每天这时候,哪怕再热,他也要骑自行车上路。从家到飞龙餐馆不通公共汽车,至少要骑半个小时才能到。亏他排球运动员出身,要不,别说打工,这一路热也得把他热死。半个月前,他说再买一辆车吧,便宜点。晓芊说,能养得起两台车吗?佳佳来了要花钱,我可不能像有些中国人,舍不得给孩子买名牌服装。以后上大学,不给